



老巷深处旗袍风

文/徐传强 图/张勇 玉谦旗袍

泉城济南，芙蓉街。

街南口，一尊《老残听曲》的铜雕塑，让人未入老街就能感受到芙蓉街的文化魅力。芙蓉街里有各式老建筑，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文庙，芙蓉街里还有芙蓉泉，名气虽比不上趵突泉，但同属七十二名泉；芙蓉泉对面有一家以手工缝制旗袍著称的老字号，这就是远近闻名的“玉谦旗袍店”。



于仁谦与外国顾客。

老于之“道”

“旗袍的风雅，是骨子里的。”站在旗袍店门前，记者立马有了这样的判断。

拉开老式的防盗门，迈步走进旗袍店。

“11.4、10.2、12.5、6……”

在相对狭窄的店堂里，店老板正拿着一根软尺在顾客身上飞速比划，一边比划一边快速地报着数，一旁，一位助手头也不抬地记录着……

店老板名叫于仁谦，今年54岁。说话不紧不慢，是位很沉静的人。

他说，刚才是在为一位准备做旗袍的顾客量体。看着单子上一大堆数字，记者数了数一共30多个。记者不解：量体有必要量这么多数据吗？

“都说‘量体裁衣’，只有量好了体，才能裁衣。做旗袍量体最重要，我量体就像是在为顾客做一个软雕塑……”老于认真地向记者解释。

旗袍的神韵在于能完美地体现女性曲线，正所谓“贴身不贴肉”。老于说，他是按传统方法

为顾客量体，从身长、腰围到后背、领口、开衩等，一次量体至少需要32个尺寸。仅从腰到大腿之间，就有13个尺寸，几乎是尺子每下滑一寸就需要丈量一个尺寸。

俗话说，人无完人。现实生活中，每个人的体型多少会有些缺陷。老于说，要把旗袍做好、做美，首先要善于发现顾客的缺陷，从发现缺陷入手，塑造完美。

所以，当顾客站到老于面前时，他已在不动声色地观察。有顾客略微驼背，穿旗袍时后面会显得有些“撅”。老于为该顾客剪裁时，就会有意识地让后片恰到好处地大一点，让做出来的衣服既自然又得体。

身材丰满的顾客来做旗袍时，老于会推荐暗色等具有收缩效果颜色的布料，并配用深色镶边。对于身材偏瘦的顾客，老于会建议对方在旗袍内加个定型背心，但从外面看来却是天衣无缝……

“从发现缺陷入手，塑造完美。”老于的做法真的是与众不同，看来老于做旗袍果真有“道”。

在老于店里的相框里，有一张黑白老照片。

老于介绍，这是他的父亲。老于说，他做旗袍的手艺是通过口传心授，一辈辈传下来的，自清同治迄今，已历四世。单单“缭针”这一项，他就学了好几年。

做衣如做人

老于的“作坊”也在芙蓉街上，距离旗袍店不远。

推开斑驳的木门，是一个破旧狭小的院落。三间北屋被隔出一间当卧室，而另外两间则是老于做旗袍的地方。房间里很安静，时间在老式摆钟的滴答声中悄悄流逝。

正冲着屋门的是一张大案台，平日里老于就站在这张大案台边裁剪布料。案台上摆着一个老式铁熨斗。老于说，这是他父亲留下的。如今虽然已经用不上了，但他依旧把它摆在案台上。

裁剪衣服是个细致活儿，尤其是手工做旗袍，讲究的就是手工，这就需要裁缝们精雕细琢。



老于手头有一件旗袍，他一边忙活一边和记者聊着。他说，有些顾客的胸比较高，为了达到旗袍的立体裁剪效果，需要加“省(音sǒng)”，也就是在胸或腰部加“褶”。加几个“省”是有学问的，每个“省”的大小以毫米计算。如果差之毫厘，旗袍的效果会有很大的不同。做得松几毫，顾客穿时会出现褶皱，不美观。反之，若紧了几毫，顾客穿起来会紧绷，不舒服。

“旗袍的裁剪可以说分毫也差不得，必须用心认真地去对待。”老于常和他的徒弟们说，你如果糊弄活儿，活儿肯定会糊弄你，做衣服就像做人一样。

1989年，有位来自台湾的老太太回济南探亲，找到老于做旗袍。老人带来的真丝立绒的面料非常薄，且很娇，剪裁缝制时一不小心就会卷翘，而且还不能熨。老于说，人家大老远地从台湾回到大陆，他接下了这个活儿，答应人家了，就一定要给她做好，让她满意。为了这件旗袍，老于跑了不少地方，拜访了好几位老艺人，研究解决方法。最后，老于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。老太太穿着旗袍，非常满意。

近几年，民族元素大热，国际上刮起“中国风”。尤其是张曼玉在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不停变换着花样旗袍，让流淌的中国式风情浸染了观者的眼睛和大脑。于是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时尚旗袍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，有些时尚旗袍和唐装甚至摆上地摊。这样的热潮也波及到了藏在芙蓉街深处的老于和他的旗袍，但是面对扑面而来的改良旗袍，老于还是一如既往地静静地守在自己的小“作坊”里，本着慢工出细活的原则，用手工缝制坚守着传统旗袍。

等待有缘人

量体、剪裁等关键程序老于要亲自上阵。对于烫熨、镶嵌、盘扣这些活儿，老于会带着徒弟们一起做。

传统旗袍讲究的是精细的手工制作，适用各种刺绣、镶、嵌、滚等工艺，细小处体现精美的传统元素。比如旗袍上的盘扣就分核桃扣、琵琶扣、四方扣、花篮扣、如意扣等多种花色，并根据不同的年龄、时节、款式进行搭配。有时候缝一个盘扣就需两三个小时。

说起带徒弟的事，老于叹了口气。从2007年开始，老于就一直在为自己的手艺寻找传人。



“徒弟倒是带了几个，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俯下身子，甘心做一个‘小裁缝’。”老于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眼界和思想都比较开阔，但难免有些浮躁，眼高手低。他用三年时间培养了一名徒弟，就在这徒弟快要出师时却自己放弃了，改行去商场做了收银员。提起这事，老于到现在还觉得可惜。也有不少人因为好奇找到了老于，可最终都偃旗息鼓，离开了。

“做旗袍要耐得住寂寞，旗袍的传承更需要有耐心的人。这个得靠缘分。”

老于的手艺系祖传，算起来，能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。上世纪30年代，老于的父亲在芙蓉街开了这家服装店，老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，从小在帮家人干活中，耳濡目染地学会了这些手艺。

那时，这条老街上有多家服装作坊，可如今，只剩下他这一家玉澜旗袍店。老于说，这些手艺，在过去非常艰难的年代，祖辈父辈都没有丢，现在到了他这儿更不能丢。老于一直在等待，等待有缘人来传承这些手艺。

走出芙蓉巷，小店已隐没在重重招牌中，但那缕罗绸缎缝缀裁衣的衣袖袖祥间，似有一阵轻风，款款流动。



老于做起旗袍来，量体裁衣，一丝不苟。